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凌忠介集卷五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錢樾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盧遂

謄錄監生<sub>臣</sub>徐孚

欽定四庫全書

凌忠介公集卷五

明 凌義渠 撰

論

兵餉議

今天下多談邊事者不少矣日日言兵而未得一兵之  
用歲歲糜餉而無從覈餉之源任不必議議不必任孫  
吳晁賈人人自命挾欺人之邪說拾紙上之陳言凡皆

庸妄人之所為幾倖於一擲者耳語云學書紙費十數年來覆轍相尋懲前毖後宜知所以用之矣惟此兵食兩端迄今仍無頭緒者則何也兵為神奇變化之物動九天而潛九地聖人有時藏之於陰而未始不以簡直為體以平實為基故弱者其氣靡靡則無以制勝今東南之兵是也道在有以起之驅之險陷不測之地如日用之自相服習而氣乃可鼓為我用悍者其氣驕驕則易譁亦易潰今西北之兵是也道在有以持之繩以有

犯無赦之條如坑塹之必不可窺而氣乃始抑而聽我  
用顧非獨此已也周官司馬法寓兵於農往往居足以  
守行足以戰晝覲面相識夜尋聲相呼用親睦為敵愾  
略倣井田遺意安在兵之盡出於行間古善用兵者能  
率市人出戰屠沽椎埋之地盡為異人發跡之場吹篪  
擊缶之中具有興王佐命之侶安在兵之必出於調募  
古有志切同仇者內政不出外政不入老弱援枹而鼓  
婦女具食以待安在兵之必出於堅銳是惟聯之以情

懼之以法何如耳無兵非所慮也若乃餉者兵之司命也歲取幾百萬金錢填之巨壑左支右屈東湊西邇司農誠無以為計議加派而普天率土在在興長楚之謠議事例而一官半命人人懷積薪之嘆議在屯而畫餅既未足以充饑議在鹽而盈廷祇漫同於築舍要以一歲之入自足以供一歲之需四海之力豈難備一隅之用誠得一心計大臣實實打算從頭料理如家督之於子弟僮奴不辭勞怨不避纖嗇毋為蟻漏之旁溢毋

為鼠穴之暗侵毋為蠹腹之荒飽毋為螬實之中枯量  
材給食計食程材如是則餉核而銖銖粒粒無非荷戈  
執戟之資如是則兵精而一旅一成具有士飽馬騰之  
氣兵餉之相為表裏斷斷可知矣然此亦議之云耳議  
之非難任之則難自議而徐圖其任凡所為多方以權  
利害定制以尊耳目謹身以遠讒譏虛衷以規後效其  
于二者大端或庶乎其可也噫亦難矣敢輕議邊事哉

清慎勤論

蓋聞之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位者人之所以處君子也  
奉之以至優享之以至逸雖厲民以自養不謂貪雖勞  
民以自便不謂惰夫其所以期君子者至矣而君子於  
此將僅僅焉與庶民較貪廉與百工競作息且子子焉  
處人於濁而處已於清處人於惰而處已於勤抑何以  
自立乎此服官者清與勤不待言也而終之以慎蓋庶  
幾焉何以明之利之所在中人鮮不動心勞之所歸志  
士有時願息故至潔之名可以自繩而不可以繩下至



苦之行始于自肆而徐以之肆民今夫入口思甘被體  
思煖立不如坐坐不如倚此人情之所便也奪其思甘  
思煖者而強之以麤惡奪其欲坐欲倚者而強之以操  
作甚之以囚拘此人情之最不便也然則逆砥之以為  
清久習之以為勤君子亦安能自必而自勝之也哉所  
以懼懷璧之賈罪慮有齒以焚身惡下流若將浼者誠  
不敢自恃其清也所以楚楚借飾于蜉蝣厭厭受噉於  
獭貉競寸陰如弗及者誠不敢自恃其勤也所以約腹

菲躬而未始告人夜寐夙興而不以詔下誠清而不敢  
留清之痕勤而不敢舉勤之事也慎之至也惟慎故卒  
能保其清而得以止人之貪唯慎故終能守其勤而得  
以起人之惰視一切矜刻苦難之事無以異于日用服  
習之常而其自處也既安而可久視一切獨往孤行之  
事不啻臨深履高之險而其處世也濟蹇而不危斯詎  
非居身之善物而服官之良箴哉不然世不乏翹翹之  
名流蹶蹶之良士而不行之以厚道持之以小心譬陟

萬仞之巔四顧無容足之地目眩魂搖未有不慟哭而思返者也故既清且勤而不終之以慎自誤誤天下未有能濟者也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焉

### 崇化論

人主之御天下也使天下自為治焉則已矣夫治天下者必將求治於天下子子焉伺之于衾影爭之於毫髮為之奪其所甘嘗其所苦劫其所便障其所流而下卒莫之聽命者豈所謂風行草偃驗於昔而格於今哉違

其天而不安其性命之情治之所以日繁化之所以衰  
息也試稽之天地日月燭其幽雨露助其潤風扇其和  
雷啟其蟄而一切跂行正行倒生側生戾天躍淵者靡  
不自相鼓舞于其內以至龍不見石鬼不見地人不見  
風魚不見水紛紛藉藉最變幻亦最爛漫矣而總名之  
曰化工故知使然而然者人力也使然而然而有時乎  
不待使者天與人參其半也無乎然而無乎不然者化  
工也純乎天者也臣之忠子之孝士之廉女之貞豈先

王之多其節目以苦人居室哉凡此皆天之生趣而人所自苞之生意也由是而忠孝不辭廉貞自矢者豈人之好為不情以矯語目前哉不如是則生之路不廣而生之趣不暢也夫將懸一格以繩天下曰爾且為逢比剖心伯竒申生隕命爾且為孤竹採薇巢許洗耳綠衣柏舟之之死靡他化其偽而之真化其薄而之淳化其穢而之清豈非治天下至願然而不能者無他美其名致其飾繁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也故知能為逢比者視

碎首濺血之事仍無以異于退食委蛇而忠之痕化矣  
併忠與非忠截然兩分之界而俱化矣能為申生伯奇  
者視抱石雉經之事仍無以異于視膳問安而孝之痕  
化矣併孝與非孝種種不齊之端而俱化矣能為採薇  
洗耳綠衣柏舟者視一切悸心動魄之事仍無以異于  
男耕女織而貞廉之意化矣併貞廉與貪濫劃然分別  
之相而俱化矣然此非可以一端盡歲月致也古帝王  
崇之道往往有緩之而適以急離之而適以合紆之

而適以通多之而適以簡者請得而詳言之吾人目視不能踰睫手持不能踰握而觀化者恒要諸必世券之百年似不敢輕鑿後境之險而已有刺于膚浹于髓者矣緩之而適以急者此類是也圜丘方澤享祖配天于義初不相蒙而民奉行之不厭久而得其旨焉不啻鍼石之投水乳之契離之而適以合者此類是也執醕饋醬于禮何居狸首騶虞其義安倣而民之興于仁著于讓者恰有左右逢原之妙紆之而適以通者此類是也

執遶問豆各有深情驅儼較獵皆寓至理使領其指歸者不復見其首尾多之而適以簡者此類是也總之崇此意於義理初明之始唯在鎮之以朴而崇此意於人心蠱壞之日不妨董之以威夫蠅拂塵尾悠悠荒飽而化日壅于下者渡江之偷也亦既厭之矣香車寶馬靡侈相高而其化併格于上者唐季之濫也亦既厭之矣厭其浮華自當圖其實事厭其波流還須尋其歸宿化之薄不薄于香車寶馬塵尾蠅拂而薄于吾人偷息視



蔭之一心從來化成之俗耕食鑿飲非以壹意悠忽無所事事之謂化也意必其耳目聰明精神強固足乎內然後有以達乎外爾時為之上者亦必刑賞修明視聽畫一扶其外以至乎其中特不如後世法令驅之金石訊之約天下以不得不從耳故夫有以崇之者勢必使鳶解飛使魚解躍而化殆幾于擾矣此兩相伺者也無以崇之者勢必鳶與鳶爭飛魚與魚爭躍而化或幾乎息矣此靡所統者也抑為之養其穉調其壯鼓其衰游

焉息焉使自得焉其庶幾乎神而明之則有烈烈之相  
土桓撥之玄王在

國士無雙論

蓋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  
隨以斧鉞凡物之畸貴者未嘗不可馭而獨不聽庸主  
之羈勒流俗之褒譏往往俟有心者暗中摸索轉而相  
求物之所以無孤美也嘗讀淮陰傳縛秦殪項功侈矣  
所恨牝雞司晨脩夜不暘而最堪追慟者蕭相國士無

雙一語夫士寄生茨櫨之下混迹戎伍之間安所得赫  
然可喜者而傳之且其自命為士者與世之命士者不  
同世之命士者則皆有以名之者也喜縱橫即以縱橫  
家應之好戰陳即以善戰陳應之騫道德仁義即以道  
德仁義應之而士乃百試而百不窮獨慮其如大筵博  
設畫卵雕薪未堪施之飲食耳至如士之自命者則必  
無以名之者也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黯黯屯屯熬  
燥枯索大造不能丐其潤有時爵人族人議覆議復大

造亦不能奪其權士之蒸變一至於此而始知硃硃如石枯株朽而若草靡者俗士也肝膽吳蜀而眉目齊楚者曠士也行不出家庭名不踰里閭孑然不欲多取於世者愿士也至國士吾何以稱焉雖英達如漢祖猶概以諸將目之非漢祖之短於識而淮陰之妙於藏也獸之善鬪者必伏蟲之善走者必跼驚之將搏也盤旋轉矚利於疾擊而不便于再試故曰聖人藏之於陰夫天下亦安有理道之可居所爭者陰陽先後之間而已涓

涓不塞將為江河一葉不剪將尋斧柯此先着也淮陰  
用之以禦楚者人以之禦淮陰者也知雄守雌知贏守  
拙此後着也淮陰用之以伺屠販少年者人以之伺淮  
陰者也而余適于此有慨焉勢之相傾也無端機之相  
逐也靡已豈所謂國士者闇于機懵于勢乎神龍咳雨  
漱雲沐日浴月而物莫之能觸者畏其天也使龍如雁  
鷺之可得而擾則亦如羊豕之可得而屠而安能滿雷  
雨之用故人謂鍾室之召以鞭捶隨之而不知假王之

名先以酒肉啗之也士自誤至此危哉雖然淮陰不必  
無如蕭相者則難矣古人之謀其君謀其友者如此其  
至也士不可無異仇尤不可無良友誦國士一語當令  
有心者撫影自憐不能已已耳

君臣皆法堯舜解

夫君臣之並立天地間也自堯舜而已然矣第語以君  
法堯臣法舜誰不奉若拱璧而還問其何以為君何以  
為臣法堯安在法舜安在則未免驟奪其所據恐相顧

而慙然內悚卹然不自解者多矣此千古之恒言所以  
為千古之秘密也何以解之解之曰亦如當年之封山  
濬川九官十二牧步亦堯而趨亦舜乎此獵其粗矣而  
非其神明之所留也抑解之曰擊壤之化再賡南風之  
歌聿起必無名之蕩蕩不與之巍巍始足以幾堯舜乎此  
得其似矣而非其精神之所屆也夫君臣之局疇自起  
哉其初于儕衆中宛然對峙耳擁之以為君而羣下罔  
不俯首聽命者此非威劫之術馭之也有所以君也至

臣退伏茨欄之下混迹儔伍之間視君不啻遼隔矣而各能自輸其所媚此非名啖之爵餌之也有所以臣也故君有疾苦臣則拊之君有嗜慾臣則調之君有血氣臣則揉之亦曰此血氣嗜慾種種疾苦原未始顓屬之君往往君未嘖而臣已惻然如刺于肌膚君未喟而臣已介然蚤覺其痛癢此無他氣之所合勢自不得而分即勢有時分誼自不得不合也至問君之為嘖為喟又往往不自行其意而常迎物以為施故能為四方網紀



者必有以燕其臣能媚及庶人者必有以尊其君自昔堯舜之治不再得矣至堯舜之法可再失乎將法其為耶為者不更設之局也將法其道耶夫君臣間安有道理之可居所爭者內外欺慙之辨而已使君實從宗社安危起念即一語一言猶將謹持其終始而一時為臣者果得沓沓泄泄僅侈萬年之觴否使君實從民生悲愉起念即一絲一粒猶將徐偵其出入而一時為臣者果得吮髓剥膚如秦越之肥瘠不關否使君實從萬幾

得失起念即一喜一嗔皆將自護其神明而一時為臣者果得植黨背公挾恩仇而私報復否數者有一於此此之謂褻君褻其可以為堯之君即褻其可以為舜之臣也盖道常留餘地以自寬名寔易至於相混故桀跖可飾堯舜之衣冠唯心不逗一絨以自恕片念不得以相蒙故堯舜不爭途人之軌轍聽天下共往共來而舉足可踐舉目可矚者此堯舜也何其法之易也亦聽千古共蕪共塞而君不必止仁臣不必止敬者亦此堯舜

也何其法之難也雖然非獨此也內朱均外四凶在堯  
舜之時猶自不免梗于法而況其他乎故吾不暇以聖  
人望人第以堯責君自不得不居已於舜固未有舍一  
切事功之外虛言報稱若後世之依附名理者借二聖  
以藏身而法之所以真實可久變動不測者誠有所未  
審也是為解

序

芬納館詩稿序

詩者言情之具也種種甘辛濃澹似手腕間恍惚不能  
自主而還聽命於其人之性靈自昔雕刻蟲魚極命草  
木詩之變殆未可勝窮而其人之通塞運之延促神之  
恬競賴之幽爽亦莫不隱隱逗露于此中使讀之者叩  
其所以然而察其所自至豈非詩以鳴其天哉然而韻  
士幽人遑遑調相叶而趣相求貴倨弗是也詩亦避之  
不為用予得芬納館稿而悚然異之芬納館者樊山嗣  
王言詩之所也嗣王身寄艷陽而擬託蕭遠取四始六

義之英以易其聲色裘馬之嗜若將奪寒士之幟而擅  
之於一身將不畏妬者有口耶余獨謂寒士有不能妬  
者三丹穴之毛無弗五采桂林之幹動以干霄託根異  
則吐納竒居使然也其不相及者一也國朝以制義程  
士士以其餘旁及風雅恒戛戛不盡其材帝胄則無功  
令之牽無得失榮辱之擾其於此道蓋不啻寢食安之  
遊息以之者也其不相及者二也詩之為物祇以寓其  
羈孤拓落之槩唯生長朱門者趣之所流飈發泉湧自

不可遏此太平之響非寒蟲之鳴也其不相及者三也  
故其詩如春陽鼓煦纚纚泱泱雖盡態極妍而卒歸於  
渾雅所謂如其人之性靈而手腕不自知者此也抑聞  
之樊山囊括之富可方鄴下凡諸宗英率如琪樹瓊枝  
皎然物外嗣王學有淵源茲集猶吉光片羽耳自此繪  
深衷於黃竹寄妙響于朱弦吾烏測其詩之所至哉

吹景集叙

身處剎那影中一切造適光景無異槿豔浮瀾那足繫

懷惟讀書一事引心志於靜悅寄耳目於幽恬滋飯蔬  
之清虛蠲肉食之頑鄙庶幾享用於斯無盡然而物有  
所不可期理有所不可知一目數行者或不足于情覃  
思十年者或受窘于智兼復殷憂疾病嬰外攻中迴環  
晨暮迫束寒暑其為快然靡憾者蓋亦難已亡友遐周  
氏有意立言沈敏自夙排藩轢陸未足云多已而擯影  
一榻情嗜疎寡朱黃兩管時躍躍几格間凡以勇效怯  
書陋今榮古刊隨力到無險不經茲所著吹景集者特

剩言耳同社韓子仲弓愛而存之余且以為碎而整侈而裁其穿插架置之妙如昔人創物雖遊戲小道必造微而後已深者不能使之淺也又如瞰層岩邃壑一拳一勺人跡罕交草木禽魚盡挾靈氣靜者不能使之喧精者不能使之雜也以擬瑯嬛緝柳諸屬書相去何止數武若乃義所不能通者詮之以微詞解所不盡了者襲之以片語槁能噓之活淤能導之行叢能彙之合正使世人沾其一匕已自恍惚疑僊而遐周方以糠粃視



之憮然向余曰吾人種慧有限曼思綺習牽率未休既  
悔之矣安能復低頭矻矻共脉望競隻字片紙填空腹  
乎余心肯其言而終無以奪其嗜之偏也姑強之成帙  
因與仲弓述其讀書本懷如此

詩觸序

峰與嶺與隨其人之橫側遇焉而人之皆行萬帙手挾  
區見評騭古人夫亦如之如之所為到處看山山不  
同也余竊有臆焉各就其人目所涉歷意所曲折分合

寫之遙邇中外盼然白黑而廬山面目見矣猶憶昔昔  
頽首硯北讀竟陵鍾伯子所評三百六篇每每挺其惠  
思繇繹往作理絕於中古之上者意求於千載之下陳  
其細趣表其鴻歸巖巖山高淵淵水深於茲籍徵云迨  
余甲戌秋抱簡書入楚放志衡湘丞求譽俊始與景陵  
譚伯子遊并讀嶽歸鵠灣詩觸遇莊諸集聞之長武次  
夷三十六峯滌曲曳秀置身其間鬚眉亦綠蔡元履行間  
蒼變字裏朱明遇者骨嶽盖有之似之譚子曰詩觸者

觸於師友也意亦然乎至有如曲澗懷煙如泉溪引霧  
亦如或為石或為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蓋詩  
活物也不可一端求也一端以求得半之道也譚子所  
為集鍾蔡兩評而通其活趣集其遙思如雲垂煙接望  
衡轉相令遊目者不能自絕於其際舅氏閔大夏以淹  
雅之才玄靜之思讀之而喜而喟然曰詩必此詩知非詩  
人矣山中看山不見真山矣今之讀譚而不能奪其說  
者夫猶身在山中乎因復申其所獨綴次合衍於古今

人口耳最近踈熟最近迂膚者脫離至盡悉剖性靈淳  
深曠邈如海水山林別具浩沕窅冥之致余方脩兵海  
上心眼倥偬對此遐淵頓爾滯釋青山白雲恍然當覲  
其為散衷悅志寧有涯極哉讀竟起而贊曰是所謂情  
不周賞思乏圖狀者也請得合而梓之以全後之目山  
者勿為橫遇側遇云爾

柳文馨逸序

子厚詩無能舉似者其文則人手一編也或撫其論議

或艷其芳華蓋與韓蘇並著而微遜焉所謂柳文者安在乎是非人之能誦乎柳文也而柳之不能不使人誦也不能不使人誦而欲以人之繁易其簡以人之佻易其厚以人之粉澤肥膩易其清和緩澹此必不可幾者也而或訛其簡者以為繁訛其厚者以為佻訛其清和緩澹者以為粉澤肥膩而讀者與作者之意殆絕不相蒙矣吾輩讀書但取流易往往坐此是寧獨柳文哉吾友潘慧曉空健適爽事事過人腹笥便矣更欲取柳文

之便熟人口與未經挾剔者詳加裁覈為子厚解穢錄  
成寄余題曰馨逸拾麗注中語也余嘗謂世間隨耳目  
所及一以靈心對付當自有可愛可傳不可收拾之妙  
想如女之態花之光泉之味剥入一層即浮出一層遇  
之者有精粗耳况文又技之通靈入妙而莫能定其色  
味者乎昔人品柳為如泉茲復顏之以馨逸總非拍浮  
流啜者所辨知慧晚沈味此中久矣間子瞻量不踰蕉  
葉遇人雄飲輒津津喜見眉宇此復何味哉併以質之

慧曉

燕市倡和詩叙

治燕裝未具有示燕市即事詩為吾友劉譚諸君子倡和也此其樞下長嘶乎抑屬待詔金門饑易長安之米否嗟嗟陽霞珠粒陰雨桂薪人人詠咸陽草耳彼武昌柳暗湓城花發塞人等為一觀楚風流激自古固然而一時流味者颯颯有揮手身輕之想矣且以士之不得志於時亦何極哉化王孫為旅人即託童僕以妻子京口

劉生方思鷺笑洛陽季子已敝貂裘迺叱史無磨鏡客  
有賣漿者乎雖然何異也難知者價重難售者聲清貂  
易換羅衫易估若照膽照心無端偏能守缺或棄履猶  
悲也胡況生花食蠹之靈與赤土白虹之質怪誕精誠  
可飛可越市者固希適償其值者殊不易哉此咽據於  
幽憤貧病者所為相視欲賈咯咯然難吐其胸吻間許  
大物也悲哉李華之言也儒不成矣與匹夫同則既賈  
販矣與賈豎同寧復能裹龜抱策作君平賣卜想也乎



亦終自異於卜者相者否雖然倡酬者雅之遺也猶夫  
投瓊報李市交道交之變也諸君子以雅相貺正即以  
雅贈人無妨攢眉觀市耳豈謂肥馬輕裘便揚揚於不  
入市哉余弟長康頗能詩其入想沉遠構詞古雋有可  
與諸君子相頡頏者因命屬和以受梓語曰吟邊那許  
貧吾且囊此一編堪賦裝輕欲漾船矣

友聲序

詞稱八脚小中現大作述之際理數存焉追聖賢之咳

唾拓豪傑之心胸時寐然而形喪尋漁然而神興此作者之事也通他心於我心狀紛糾而難理眷藹藹以相迎聳專專而獨語此選者之事也人人慧根具足覃其思力豈無一言幾乎道獨是折衷羣言以就我掄鑒則百不得一焉是選之倍艱於作也乃至一語神肖凡骨疑仙正眼高懸鶯聲忽寂砥文瀾於既往闢風氣於方新是選之恒重於作也作者心靈無盡時盈時竭邇來茹靡草偃者固多介立拔俗者亦自不少唯選閱一派

隆萬而降寥寥遂成絕響即司衡者且敬徒視之矣後  
生將超走盲迷耳目顛眩之不暇奚自而得振起之日  
哉余浮湛外吏數年於茲憂患之餘情嗜疏寡目所履  
歷如閩如吳皆文章之奧府也月必有課課必有較而  
甲乙之積久成帙以他冗未及授梓再益以四方同人  
見寄之作填箱溢篋計篇可盈十萬渡江而北且纍纍  
不勝載矣東署最為簡靜日長如年官事易了因取向  
來未竟之牘加挾摛而詮次焉留為親知撫掌之資亦

曰賢於博奕云爾然余亦何敢以選自命也是編發端則有仲容陳子思曠徐子共訂則有子常麟士無近濟甫臣虎諸君子總成則嗣宗右安之力居多余藉是以左凌右侵終厥選事并可以告無罪於四方諸友矣但以志存闡揚不欲矜孤調而故違衆好意主弘廣未忍耽古尚而盡略才華到眼總難慊心登選豈皆絕技第使選者與作者之精神不甚隔遠讀者與選者之心目別有關通從此介立拔俗者有恃無恐茹靡草偃者無

憑自固則庶幾選之權獨操其重矣乎若乃姓字之顯  
晦門裔之榮衰考案之通蹇暨夫仕局壇坫之枯苑舉  
非我開卷哦諷執筆點削時所及也昔人云今夕止可  
談風月吾知談吾文事而已他何知哉

詩經廣雅叙

凡文主議序記論策皆可以意為之獨時文主代代即  
降氣抑志一從於彼之所云正反起伏蔑繇自主然至  
以文代詩將所從者復在聲叶性情之間厲辭盛容宜

其無少分相應也近焰愈作即填塞鄙穢至於不辨阡陌雅道既絕文體俱喪識者病焉同志則楊子常顧麟士最有廓清排陷之功然近並高尚著書不樂世務仕余治兵婁上時有松鶴軒選課一刻兩公頗共揚摧詩社選即間與評說當否然瀕行以屬吳無念顧鳴六者意不欲盡煩兩公也乃於今年余又從東藩之白下而廣雅之役始成則益繇江左以及於天下蓋盡致名勝施以別擇點乙評注之中一寓挽回扶正之意聲叶

性情庶幾在茲矣夫人生宦蹟何常惟是二三文士相  
與流連不忘至於制舉之事少而習焉迄今為思便成  
宿業寸心得失千古猶同何況海內摩挲成賞固覺茗  
中硯席風味依然婁上又其近焉者也子常麟士頃寄  
余詩經說約一編三百五篇指趣備矣鳴六師揚而無  
念師顧淵源亦具於此選余藉手受成事焉豈不尤其  
厚幸者與是為序

媚香選序

余於舉子業謝去者五稔矣淪湛彼法中坐困寒暑乍  
釋之以為快已而蕩然無所寄養養若有思焉月墜花  
翻蟲喧鳥寂魂來一縷緒結千端引芳氣於眉間逗清  
吹於舌表以至古今人未破之夢世器內成壞之因逞  
逞扣寂求真愴恍無主思現措大身說法亟呼楮墨譜  
之而塵穢填胸驅率為苦隨思隨輟時注時塗數年來  
竟未獲片語快心所謂情隨年少早見筆踊髯枯秋冬  
之交嗣宗寄我媚香選吟諷再三窅然廓然目瞠意喪



鍊冰雪以瑩臟腑晤山水以恬耳目飯芝朮以濟饑虛  
覺墻壁瓦礫盡作文字觀夙習未忘僊僊乎聞箏而起  
儻也豈選者與作者之情合併讀之者故不禁一往耶  
嗣宗指薪數君子我友也殆將移我情矣走筆書此訊  
之

蕭園合社序

世間一切豐盈便利無過數十年蠅翔而螢腐耳筆踊  
髯枯何益人事而苦心者相持以死惟其真而已矣嘗

想古人之眉眼笑嘖半隨黃土文字立而一種不可就  
之光影時復灑灑飛動筆與筆相持古與古相轉我貌  
我之衷隔十不得二三立乎今日以指乎萬年古人遁  
矣况復拾爐底之漏屑釜底之殘瀋秘為至味不令有  
識者狂喊乎余久習斯業選而未融良耜諸兄弟比以  
社義相屬稍為點次增飾余因感社之難言也愛憎有  
口利鈍有緣雖落落自異者亦俯而視其風信富貴之  
心急而文諛聲名之心急而文躁利害之心急而文柔

媚人如此安用文為哉敢與同志者商之

兩生近言序

夫言者所以文身祛惑孤情單緒往來於喉吻間者皆  
言也自授之紙再授之木而言者之義例廼始有所附  
而功罪歸焉則凡跳于理而為倍與夫怯于辯而鄙者  
皆其曉然不敢存之心而筆之手者也而皆有所不能  
免況其他乎每與友人共持此戒以為寧默默無曉曉  
而結習既深險趣難拔恒自悔其言之侈生甫乃能以

空澹之致靜行於喧雜之中習其文貌恂而慮肅殆傳  
其為人矣厠予其間未免唐突乃猥欲比而合之且竢  
予商定予以爲一再刻者宜去其它瀾浪波激酷無裁  
製者宜去而所存者固已無幾矣取帙中所存者覆諸  
外人之可否有絕不相中者即取所存者吾兩人對覆  
有原不相謀者此以驗吾兩人平日用意之矜慎非輕  
以徇夫奇奇平平之好者也

沈令升望衡小帖序

丈無定軌人亦無定趨而援柔翰者各挾其靈氣以相  
追固不絡繹奔會言有利鈍智亦宜然此人與丈之概  
也迺若入世之甘辛寄籟之爽寂與夫種種濃澹離合  
之致又似特有宿因彼此未可以相易次山之詩曰坐  
中趣不異豈限醉與醒夫異趣者勉為同如以夏進鑪  
以冬奏扇鮮不乖其所悅余受性稍偏時亦自憎自匿  
然達達有趣相反而適以合者近乃得之於令升令升  
弱影映人鮮雯稚舉居恒又善自澡飾以至巾幘几閣

之屬位署楚然而余乃離披無似此一反也令升喜為  
與俊之論其於人世可唾可涕種種悸心之事絕不挂  
於其胸與口而余乃閑置一室咄咄詈影如有所讐此  
二反也令升綴筆落紙雲煙亂飛一夕瀟湘當世無兩  
而余且攢眉尺幅中竟日不休此三反也挾此三反以  
友令升而令升不我迂所謂惟子知我惟我遇子矣脩  
路遭迴擬步如漆神躁鬼幽引鏡自鑒若使憂能傷人  
我輩何以堪此行將挹令升之所有餘者藉以淬其氣

廣其思而迂踈歷落如予者倘亦時取以相劑且期於  
文字外別商此誼耳

詩素叙

秋季掩關潯上友人沈始之嗣宗以詩義相訂余意猶  
難之謂選帙沓冗無如今日佳者不易購購得者未必  
佳兩君以精猛之力壹意成之每進退一義持論卓然  
獨拔懷抱而余適有疑焉彼詩之葩極矣茲之題以素  
也素焉取乎今夫飛嶠紅樓蔽虧天日亦有茨椽數間

不廢哦嘯六部並進喧革沸絲亦有籬竹砌蟲啞軋風  
露明離之帳却塵之褥亦有蓬首縞袂掩泣六宮此素  
與艷之分也詩三百篇綴體不同掇材亦別總之不以  
法累情不以情掩質而素之意存焉余嘗妄謂世間一  
切悸動神魄若醉若狂之幻影概以眺聽山水之心眼  
遇之而世之眺聽山水者刺刺向人亦復如妍聲偽色  
汚酒不休人之競艷亦甚矣是編得文四百有奇應共  
海內素心士晨夕相慰間有豐容靚飾望之色靡或疑



脂澤所染徐而拭之皆本質也如曰勉徇紅綠之好則  
五都之市故自不乏兩君者又奚贅焉

閑指薪文序

去秋杪余再自楚歸得縱觀三湘七澤之概柔淒哀澹  
景光出人慨然曰是宜其有屈宋之文此亦無端而徵  
有文心文事已友夏曰我所必起人莫能廢則真文之  
致也已而適晤友夏曰子猶未極乎湘之勝也使子舟  
行而澹乎朝昏之變紆折乎雲煙草樹之奇當更有湖

南清絕之想焉聆其言惋惜久之持此意以歸滿面皆  
湘容滿掬皆湘想非特無能舉似人舉眼芒芴亦無能  
對副之者適閔子指薪以新刻見示夏香脩微翕輕清  
以為性結冷淡以為質披拂久之陡覺自蓄意澤畔以  
來今而一物一候一詠一觴顯顯然若無遺棄且并向  
所惋惜亦見者噫何其真聲入人之深也夫文之真者  
筆墨畦迕間殊不能知之然而大概夏香脩微峴山深月  
清符於自然滴厯希微面頰可挹當其至處真若有人

衣薜荔而陰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友之什非千  
年屈宋之初始為此實不能不為此也噫囂聲累氣幾  
幾乎野氣沉山久矣文自不能不求其真然亦何能為  
其真哉意卜璞之所為泣也雖然渺渺然疑竟日行吟  
正真人所為曲折而有事倘拓弄潛移清氣獨轉則哀  
響外激故自不少求予心之所同吾將轉藉是刻以極  
遡游遡洄終湘君湖南之致焉因憶友夏昆季吾友也  
亦君友也望衡對宇斷不興然疑中沮之嘆雖文字相

索正當極山川之所樂以脩仁智之所好矣

朱四臣制義叙

自昔蘭陵鄴下高踞著作之庭至今為菴林所侈述誠  
帝冑中一段佳話也嗣後唐諸王孫如才江長吉輩皆  
能以妍唱綺思奪寒士之席語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其然豈其然乎矧我國家億萬年之業醞釀培植既蟄蟄  
振振非一日矣將必有挾其質以經世耀其文以榮世  
者豈僅如前人徒取月露風雲為鍊色選聲之具哉蓋

自建學開科以來宗英以德業文章著者聯翩相望獨  
齊宗尚未獲徵恩并錄此亦賓興之闕典也記余丙子  
歲叨典東闈鄒魯宗生應試者不過十數人余拔其尤  
者一再以其一作副勲勲獎掖如弗及焉今齊宗人才  
倍鄒魯而南國之額復廣於東闈其忍令澤偏壅而弗  
逮乎余從琢吾先生遊因得讀其嗣君四臣之文英英  
遠矚絕去涼踞之態固已望而知為富貴福澤中人矣  
已乃售而復落揆之理數實所未鮮安知非天特為老

其材深具氣俾異日以德業文章焜耀帝室而不欲輕  
畀之一朝乎今夫姪女嬌兒婉孌目前第令置身委委  
佗佗如山如河之側且轉見差澀矣膩紫嫣紅爛漫已  
極第令移根虬松偃柏之下有靡然待盡耳文士消長  
之氣候亦猶是也四臣其肯以彼易此乎因功令之未  
定遲三年之遇合經世榮世一舉而兩券焉唯所自致  
若何耳予首舉蘭陵鄴下為言者猶淺之乎期四臣矣

夢言序

士於顯晦之際有數存焉遇不盡傳傳不皆遇各隨其  
神理之延促以聽之而我與世均在不可知之中我所  
知者萬卷坐擁南面非榮片楮神來千秋莫奪其甚者  
失路徘徊志窘魂辱獨幾幾護此無用之物若將終身  
古之人豈無其故哉吾友光父蔣子文行之尊古者也  
蹇落不偶其於茲道宜無所復戀而苦吟不已裒積文  
若干首俾余讀之余闡幽一念時切胸懷追感昔賢沉  
淪何限或不得其篇章猶將搜其字句或不得其字句

猶將存其姓名或并不得其姓名猶冀通之夢寐今光  
父之文具在貌之則巖巖清峙也此以想其負氣敢言  
無陂無詭之槩也咀之則恬如謚如絕去裝裹也此以  
想其真素獨持焚香淪茗之致也席其醇醲自足津渡  
一切出其威智不難排覆等夷區區制科餘事耳何至  
握筆覆研自頌自嘲題曰夢言豈夢夢者真以此相戲  
耶昔人云故不如銅雀妓也光父亦弟信其可傳者而  
已矣傳不傳吾何足以知之



代序胡聖遊稿

夫文字緣與山水相關者也故讀前輩之文如覲名山  
大澤宿霧飛霜元氣濛濛可望而不可狎此其至也次  
則若巖壑之洞深波洄之洶滴愴神悸魄者有之斯則  
異矣而未可久居也無已則姑夷猶乎桂嶼蘭渚間文  
魚語鳥觸緒留連墮纒遊絲引情飛愜斯亦景之最善  
而伎之最工者乎余持此以評文選選寧翦無蔓寧刻  
無濫寧淺無泛蓋於此道證孤詣焉如胡生者余曩試

時首掇士也今其稿具在出之有章持之有幅清不至  
癯華不至縟舉業家疎密短長濃淡淨蕪之概種種應  
拍而合文至此可以觀矣間嘗辨香而拈思泉先生之  
文真有如日月光彩常鮮江湖行地瀾浪無竭其  
後人追嗣餘光而酌其涓滴已足以高睨儕輩矣余固  
喜先生已抽之牘後人能讀之而併期先生未竟之業  
在後人大展其所欲為而盡攄其所獨秘特易易耳胡  
生勉乎哉

初華章序

行文無別法要必使通體間血足榮膚肉足冒骨足乎  
內以及乎外攄於所不自知而動於所不容已故方其  
持之也象為屯雲為久陰為穀之初坼筍之初籜花之  
初萼泉之初落黯黯默默迺不自得而既其縱之也無  
之而不噴薄焉無之而不拖沓焉無之而不煥炫焉驚  
雷無以擬其迅渴驪無以方其健萬花無以儷其絢怒  
濤無以遏其漩而文之鉅觀止此矣匪是者枯腐焚燥

將不能延其一日之澤而何有于燭霄千雲抉紫蜺而  
剗日月哉余素習裴卿之為人玉色和聲披文映質恂  
恂乎莊莊乎由由乎殆難以舉似也讀其文則艷射激  
盪令觀者目不能瞬舉一切柔聲曼氣如閨閣中細步  
折腰之態裴卿業以定力鎮之舉一切狂魔虐焰險怪  
昌披世所詫為鬼一車而孤九尾者裴卿復以慧鐸降  
之而至於題內外之竅卻勢如亂絲筆先後之判案囂  
如讞訟聽裴卿一抉摘一平反而無不斬斬而理此或

命篇劒華意也余年友王石雲先生以宰官身現出世  
法芒刃新淬政事文學當世無兩其神鑒固應爾爾自  
茲行卷出將揚其華如芙蓉艷發規其鉏如列星之行  
海內豈無具張雷之識望異氣而徬徨目上天而耳下  
淵者乎吾知匣而藏之引而出之總不離裴卿爪指間已

代賀吳雲麓榮封序

雲麓先生者儀部吳長公之尊人也長公於余稱年友  
弱冠策名文譽滿天下膽智器識事事過人上春官者

屢矣既乃思所以自見遂俯受乙科之選以叙轉儀司而會逢覃恩得移封封先生如其官先生急人倫矜質行軼于耳目之外者大率人不易傳傳亦不易盡獨幸尾長公後有以習其梗概為先生約畧言之人非有所甚迫于已必不肯洞見胸腹坦示利害與天下人肝膈相對其肝膈相對也雖君父不能得之於臣子而況其他乎聞先生溫夷柔樸未嘗有乘人之氣與色而於親知族黨間有一事善者亟迎而引之其未盡善者以正

言矯之而人之受其獎助與逢其疎斥者靡不盡蠲夙  
習而灑然各喻其初心畏其誠也且物力之盈虛與人  
謀之侈約往往不相期故智有周之而缺網有疎之而  
恢天道物情無以踰此先生循天之道順物之情一切  
公私出入未嘗以已與焉而產日益以饒力日益以給  
謂先生善子母術廣為儲可也謂先生廣為儲而即儲  
於不適不殖之素心亦可也百年鼎鼎造化無日不驅  
之勞先生自童巾以暨杖國多厯年矣蹶蹶瞿瞿閱終

始如一日以視握策閉門折腰當路者均一勞也固難  
以並論矣所間先生梗概類如此而余適有感焉自孝  
弟力田辟召選舉之制廢士固有獨行冥修而發響無  
繇者亦曰科目有以限之耳科目重而一代精神濡湫  
於偃僂擊跽之內不惜以面目徇之間有脫于科目之  
外者無辟召可謀無選舉可競勉強蒙冒之態于是乎  
盡前而士之真品出焉是辟召選舉紛相尚之時未必  
得其真而科目單行之時併無意為厲如先生者乃可



以庶幾且古有任子而無封親今服官三年文無害循  
資以上例無不得封儀司華選也雖不及秩例得移封  
然則其子逢之亦何異於其身逢之乎余每熟長公之  
為人一見躍然再見冷然清和肅穆隱映於往來酬答  
之外其為邑諸生長也樂進諸生日與解訓經義捐廩  
給筆札旁邑爭來凡所題拂多知名士公蓋醞百家之  
精兼六朝之秀而壹稟之濂洛以尊其教人皆服公之  
於文於師而尚未詳其吏治吾以異日奉之茲孰非傳

先生之隱述先生之意而衍之於無窮者耶進士之科設而士之所以效于國與所以事其親者視長公奚若辟召選舉之制行而國之所以待真士與士所以矢真修者視先生又奚若然則其膺乙科之選也無以異于春官也其就移封之例也無以異於徵辟也夫如是則可以傳矣使至行不如先生獨詣不及長公又焉取是豐綸華服相賁于里巷而亟亟稱之

代壽馬邑侯太孺人七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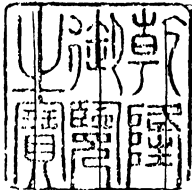
邑侯馬父母下車甫及歲徽音懿政一一未易舉似已  
廼迎其太孺人觴之以壽余忝年誼因拜手遙祝而為  
之言曰人之於親無所不割而獨不能分其壽以及親  
既壽矣庶幾謁能言之士飾華美之詞以崇獎其親而  
又不能使其言之久而信內慊而靡慙故有剪綵集韻  
朝榮夕萎者矣是不文之過也唯余罪有珥筆伸紙中  
懷慙縮者矣是文之浮其質也唯余實恃侯以無罪居  
常念士子釋褐後習勸知艱耐而能苦者無如今其可

以造福可以親民者亦無如今斷行則傷其慈舒翫則  
又損其嚴父母之名兼焉而古之循良則止曰衆人之  
母何居豈非慈與嚴勢不能相離而嚴以範之終不若  
慈以保之乎故壹意彊項鋤擊樹威者吏非不稱能而  
民之受之者恩與怨往往相半而天之福之者贏與縮  
亦往往相半夫廼可以晰慈與嚴之分數矣侯蒞治以  
來樂進諸生日與解訓經義凡以文業至者旬摘字商  
移甲乙不厭以它務至者則開誠諭之溫顏謝之而一

時青衿子自不忍俛首公庭旁預政事簿書填委焚若  
亂絲侯行之無意如裘之振領網之挈網細大靡不瞻  
舉而獄訟亦日就衰息甚者叢蠹若吏胥猶不欲繩之  
以不肖而下亦相戒無匿所謂不釐弊而弊自除者侯  
又何以臻此總之以密緻之心導寬和之脉外事事無  
町畦而中一一有主鍵至若俊聲亮節約腹菲躬又侯  
所不樂有其名而存其意者也嘗聞父之課其子師友  
以董其成夏楚以防其怠而為母者日婉轉傾伺於其

傍一切左右調護之法常陰用而不以語其子迨子之德業就而母又不必居其功故母之設心每艱於為父而母之種福于子者實不減於父侯真可以為母矣夫武健嚴酷陵轢下上者其毒不始于吏治溫恭儼恪晨昏罔忒者其福不止於家庭吾即其為母之誠求而其為子之視無形聽無聲可知也梱內之政非梱外之所聞要以子之嫻于外而其母之式于內更可知也截髭嚙熊平反加食成子者唯母置膏不潤錫類分榮成母

者亦唯子侯於此殆兼得之而兩無負者耶余于侯交  
非素暱而謬聯臭味之末侯所有而掩之與侯所無而  
飾之余皆不得辭其咎今幸英文未足以行遠而中有  
誠然者存焉所謂言之無慙者矣自茲以往侯將歛一  
郡之歌踴歡祝扶首加額者以奉一人如岡如陵寧有  
既哉又安在子之不能分其壽以及親也若夫十奇書  
蹟天子賜金則有考最之典在于侯乎何有知其不以  
彼易此也



凌忠介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凌忠介集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程元鼎

欽定四庫全書

凌忠介公集卷六

明 凌義渠 撰

山左鄉試錄序

歲丙子郡國復當舉賢書以次及山左上命臣偕同官  
往典厥事臣自惟以言為職數年於茲偃俯循牆志意  
無繇奮拔纔一泚筆形影為慚既不能言而又責之知  
言以知人其將能乎則惄然沮已復恍惚憶之仰屋運

思筆踊髯枯之情景宛如昨日至今甘苦未昧得失自知用揣摩之故術寄摸索之深心或亦未甚相遠差足報塞萬一乎則又蹶然起既陞辭矣屬軍事戒嚴周道為梗不得已以展期請奉旨下部部議報可隨伺間星馳諏日受事則內外周防既熒且肅綜庀惟勤朝夕有恪徵選同考官罔不祇祇畏畏齋祓以聽乃進學臣所遴士三試之得士如額內宗聖裔各拔一人遵新命也謹如例錄文以獻臣宜有言簡首臣則惡乎言哉將言

所已言則從前黜士之牘具在亦既諄諄然不啻詳且備矣將言所未言必且高其位置多其節目違所可至而強所未安則臣不能自誣以誣人素所矢也惡乎言哉惟是目睹近日之習舉業家言者無隱不悉無竒不經以為盛之極亦衰之漸未嘗不私心憂之已而果有剗削文字簡薄科目之說浸浸不可救止雖一代典制雲漢章而日星燦萬不至輕議紛更為儒言儒服者病然而非理道之所能持辯諍之所能砥也夫亦即以文

字止之還以科目救之而已何以言之聞之前輩善衡  
文者手一卷即能預定其德業事功窮達壽夭他時緣  
此為券如良醫察色審音絲絲不爽夫豈筆墨手眼之  
外別有不傳之秘獨擅之明默識神授至此哉大率彼  
時抱牘至者類能汰浮駁而崇樸心無不懷一誠以相  
貢而爾時以相士稱能者亦往往多讀書而深窮理自  
能出一誠以相求兩誠合而氣志通兩誠遇而本色見  
以此工者無所揜其工拙者無所遁其拙併其人之精

神骨相亦若隱隱胎結於是逗露於是而有心人摩挲其間亦遂相去不遠者恃此道也今則不然節浮說為清玄無之而非莊列也習鉤棘為峭刻無之而非荀韓也侈博涉為經濟無之而非晁賈也綴纖組為彫華無之而非庾鮑也為文者既疲於無所不兼而衡文者復疲於無所不逐上與下率遁之苟然或然之中工與拙兩無所憑而審音察色之法亦窮矣試即前所習之數家更端舉以相覆有能取平日口誦心慕字規句範者

悉捐之一一進而深求其指全舉其義否不能也舍此  
數家而與之商究目前禮樂兵農屯鑄鹽鈔諸急務能  
各出一奇畫一斷厯然如指掌實實可授之施行否不  
能也天下唯事與理二者為發邇見遠之具文身祛惑  
之資事不必可行而理復不要其至功胡以成而言胡  
以立士尚得為士乎故因文以知人臣則未能因文以  
知文惟先民是程竊有願焉夫是以進退一牘必如古  
人所云不敢噓不敢唾不敢跛倚既專氣以迎之矣復

偕同事諸臣虛意以商之曰人之德業事功不可知學  
之純駁可知也命之窮達壽夭不可知心之通塞氣之  
恬躁可知也不敢倚一己之見亦不敢廢一己之見不  
忍沒多士之材更不忍徇多士之材要以竭生平有限  
之願力答三載無盡之心靈不惟曉然見其文且將肅  
然愾然見其人曰毋亦有如古大臣某某者乎毋亦有  
如當代名碩某某者乎是四方之所以維也是天子之  
所以毗也可知也而未可知也以所可知者顯為聲影



之招以所不可知者寂求鬼神之聽既無鬱而不吐之  
文矣或亦無求而不得之人乎既無倖而詭遇之文矣  
或亦無躍而旁出之人乎然臣終不欲多其節目高其  
位置以繩爾諸士也諸士亦惟審所能為者充之以盡  
其量審所未能為者勉之以足其力繇此拾級而進盛  
德大業唯所自致若何耳豈能設一程以相量哉矧求  
士於賢聖發祥之地禮樂明備之區更有不待訓誡而  
蒸蒸興起者乎夫苟茲錄出而懸之目前不難券之異

日俾見者咸悚然謂文字之原可以觀人科目之果足以盡士雖寡昧如臣亦獲藉手以適追高皇帝制科之初心復覩聖天子明試之實效則庶乎其可矣

### 十三經註疏序

毛生新鐫十三經註疏以行序言殆遍鉅公矣而毛生猶問序及余余不敏竊以為經之不得不註疏猶三經之不得不五五之必至於九九之必至於十三也曷言乎三經之不得不五也孔子韋編三絕作十翼以繼周

公輔義文刪詩千餘篇而得三百餘篇刪逸書百餘篇而留之壁中者為五十九篇其時未以經名而尊奉異於羣書至禮記雖雜纂之言而記可以經此即登傳之始春秋雖一國之文而史可以經此即登子之端譬之水木火金時時相生而其麗于土者一也曷言乎五之必至于九也唐宋九經時有異同或進周儀或進三傳或論孟升焉或孝經爾雅升焉譬之職方十二州之名初析之為九而冀都之中幽并自在也曷言乎九之必

至於十三也自蔡中郎書石于太學門外已有十三經之名相繼殘訛不可深考譬之十有三月以置閏而累歲之功成三禮互為經傳三傳依經起義皆閏位也宣獨草木蟲魚之書戰國七篇之畧稱為綴姓也哉且夫有祫祭之主自有配食之筵有象三之賓自有羣介之位如是而王輔嗣韓康伯孔博士大小二毛鄭康成杜元凱何邵公范武子郭景純何平叔趙邠卿安得不炳炳郁郁與十三經並著也哉又况劉子政常長儒馬季

長王子顥不專名一經如康成者可勝道哉余幼治詩  
見朱子所引多毛萇之筆有功經學今其在毛生乎且  
毛之先趙楚爭盟日中未決毛氏厯階而登取雞馬狗  
之血屬二君盟不兩言而事定顧視十九人輩面色如  
土今之闡揚經術羽翼盛治其為弘毅豈直說力哉且  
義渠間顯皇帝時嘗命進十三經註疏矣今上精心覽  
古命繕寫孝經周禮以進天子崇學遠過唐宋吾曹較  
訂微勞焉敢互相誇飾惟是正學方聞之彥蔚然並出

此則毛生之志也夫

吳興太守陸公血譜序

方今海內多故盜賊未息有知民疾苦良二千石十數人落落然叅錯天下為朝廷分憂為百姓救患天下少安可待矣苔守陸公其人也我苔素稱沃壤好稼穡泉源在庭青山在門守茲土者井稅之外無王事無諸侯遊客之擾日視我民山籠輸茶溪船摘芟而已邇者歲屢不登民食頗寡以往况今大可悲悼然未有若唐辰

以來之甚者也幸公以民部郎來典斯郡繇辰迄未四載於茲此四載中一州六邑之百姓空巷日瘦荒村月苦慘悽之情勤公寤寐者豈忍言哉血譜所以志也辰之歲淫雨不止天目諸山之水一時俱下上田下田茫茫汨汨米一鍾價錢萬民或相聚謀食鋤耒無所用幾成劒戟公聞之即日乘傳至未及任即道中先以至情諭父老父老感其言有泣者亂少止公至日夜謀救荒之策其大者為廣糴為勸輸為設粥條畫既成又盡割

俸資贖鍰以佐之所存活數萬人其尤難者在蠲折一  
疏故例郡邑舉災傷率請於臺使者上之公謂請于兩  
臺必類浙西三郡以聞我郡被災獨甚不若自奏之中  
夜不寐朝即拜疏雖軍興旁午未得允蠲猶部議改私  
并緩所可緩詔曰可公乃宣天子德意布告百姓及運  
軍軍不得侵吾民漕幸竣獨德清一邑民力尤詘各東  
西走大鄉無十家夏秋間漕事未了縣官得罪去民將  
罹大禍公至邑躬理之多為之法日得七八其一二則



實無室可償無子可鬻獨有身耳公庶得其情為設法  
代輸而蠲之所全之戶至一萬一千八百有奇太守良  
苦謂過此與民樂豐年耳乃已之歲又自正月至於秋  
七月不雨昔雨而望暘既若蜀之日茲暘而望雨又若  
粵之雪時雜出而厲我民者為魃為蝗為霧為疫公禱  
之驅之醫藥以救之死則瘞之孤則撫之為此日之苦  
守難矣哉嗣是者又二年天災洊至午也如辰未也如  
巳民賴公又活二歲矣今夏余適歸里門見公憫農請

禱遍羣望幸矣及秋而雨公之感也公一政一令悉從  
已饑已溺中抽繹而出不應作文字觀余讀之思公守  
莒之四年真吾莒危急存亡之秋也公間變不即至民  
且亂至而不為之所民又且亂不亂且死不死亦且亡  
九家亡一家賦益重惟作無家別去鄉悲耳雖欲淚盡  
歸田豈可得哉抑公功不四歲已也編審均役一一破  
手徹倣期與民興百年之利當此饑饉流亡幾數城無  
弦誦聲公救荒之暇即與諸士論文每試所羅皆一時

金匱要略卷六  
奇士士益奮公為丁丑第二人而又出石齋先生之門  
故文章政事皆卓絕云天子嘉公治行賜誥贈秩旦夕  
且內召公非苔人之所得私也將以血譜三冊當蔽芾  
之三章矣

賀王大司成光復晉宮詹序

皇帝御宇十有四祀隆經學興文教以成均為化始南  
雍豐鎬也重慎師席不畀小儒而大司成汝水光復王  
公實來期年遷去雍弟子若失所事謂予謬附公年譜

請為之辭嘗考古帝王治天下何其周盡而豫遠也自公卿大夫一命以上莫不皆賢能負道義至奔走禦侮肩天下事任無一非超常異等舉世遜莫及彼小器寡昧名實不應必不得列顯舉誣事權其故維何聖人養賢以及民天下人才轉移變化于主範圍而政之與教還相為本也故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校長一歲四讀法黨正七讀法族師十四讀法民自成童後無日非通藝考道之時德成嚮用不公卿大夫則

已公卿大夫而廢其事曠其官以憂勞貽人主者無之  
迨城闕剌興君師之分稍陵夷未盡三代以還畧教思  
詳治具士天資醇厚志識遠敏黽勉奮發乃自進乎先  
王之道若必待帝王陶育而後興起則亦兩相遇於文  
貌之間而已此道德浸衰治術所以日卑也國家軍興  
以來羽書交路力屈貨殫天子負斧戢焦勞欲得壯猷  
如方叔者以為撻伐蠻荆之用天下無以應供億日煩  
欲得劉晏桓寬之儲量出入領度支天下又無以應甚

至饑饉薦臻螽蟥並作欲得廉善自持矜已化俗如古  
之恭茂其人者天下舉無以應則似乎政教相違取士  
之科不足以盡天下之士而人才耗也天子端居深念  
慨然修復高皇帝養士之制于是慎簡南雍師席屬之  
公公曰士不師古則先王之道不明忠敬不生乎心而  
利祿亂也使之修德學道考其行義省其言詞而進退  
之士固有知古不達變膠泥故常於事固有濟朝發一  
端焉試以天下治亂國家安危民生休戚之本夕發一

問焉策以兵農錢穀河漕屯馬鹽鹺使之籌畫機要熟習而審其事釐然有當於理者則先之行之期年上所選士姓名于天子天子試之澤宮以為賢凡士通今學古彬彬然以文章著見今日者則以為從太學來也煥宮墻新士舍省籩豆正樂舞序次主位巍然京國大觀畚築餼糧取于激勸鼓舞不以累水衡工竣坐講堂與諸生論說東序永平之盛無以過之矣天子眷注晉公宮詹弟子曰是殆奪我師也予嘗念國家用人因物取

器君子體道惟變是適緩急先後必有不可易者安燕  
則先教是以為天下嚴師倥劇則先治是以為天下論  
相今治法大敝中原雲擾埽更張弛非一官之智公司  
成于南不傳舍其事而歛才造士必求得人相道也救  
時之業天子方將賴之宮詹非所以居公矣若夫東膠  
西序橋門壁水之間其不足久公也固宜二三子曷惜  
焉

代壽南少司馬泰垣沈公七十序



玄黃泮渙以來一氣蜺螭糝而為川嶽蒸而為寒暑紛  
紛郁郁日不暇給矣而其根荄乃獨因依于仁者之靜  
古之豪傑立身居名取選不一要必有一種巍然湛然  
者行於囂寂之外而德與壽並臻焉故夫執憎愛角是  
非投身烈焰如赴饑渴者其中不能靜也有刻意矜飾  
按氣諧聲而頓忘于履齒之折則似靜而非也名士之  
習與豪傑事功之想兩皆無所泊附而動靜乃一稟之  
自然余於泰翁沈公見之公于余稱先達割席下交二

十年中慷慨纏綿備極兄弟婚姻之好獨以倦于宦遊  
不相遇者十常七八茲者公辭鎮歸而余適反故里得  
候見顏色幸也又恰逢初度之辰則逾幸也請以所見  
於公者私質之凡天地間美好可愛之物庸人之所驚  
賢智之所爭饒腹睞目俯心帖耳幾幾焉謹伺之于毫  
髮而物遂得以持我夫唯信其自散自聚如春雲卷舒  
我不與物競走而物之就我也安從來識性相者不言  
性相湛經術者不言經術善遵養者不言遵養而文章

節業歛福躋壽之道無以踰之似特隆焉天下事往往遇之則易爭之則難遇之自多爭之自少獨一富貴乎嘗見孱夫豎儒非寄鉢竺乾則剗心月露而依和筆墨者問價以翔亦復小有利鈍公于聲律之學實諧宿契而獨無意于噪名故其為詩若文雖斷章摘句皆有詳緩舒潤之氣而不為近時名士踴涼之態蓋自公視學于閨舉一切佻易者使之渾駁瘠者使之澤濶浪不靖者使之和而士子之心目始有所準而弗可易世所謂

赫然以文業馳譽者其醞釀未必若斯之弘其追琢亦  
未必若斯之粹也國家多故以來縉紳間以東事為射  
覆一時噬口利機頗牧自命者殆遍朝野公夷然無所  
關說如弗相習人亦雅不欲以此屬公而滇命下矣滇  
之時適兩酋負固苗獍跳梁芒施邛僰之間檄移旁午  
公周心苦慮動出萬全所用部曲雜番漢壹以至誠惻  
怛心行之無不酹地歌泣如唐之見汾陽而一絲懸綴  
之孤滇卒恃以無恐非胸中暇整未易了此而回視一

時噤口利機者如秋月被凍蠅索索待盡躁靜之不同  
效乃如是邪功成晉爵司馬忌者譽者公兩聽之夫乃  
知靜之可以持變可以藏身亦可以御物矣公居里被  
接韋褐無僂色庇其宇下可忘寒暑而公之子若孫申  
申抑抑又加飭焉公居家手一編雖臧獲罕伺其喜愠  
而公之子若孫魚魚雅雅又加貴焉公居身嚙蘂持冰  
始終無替而公之子若孫蹶蹶瞿瞿如弗及焉茲孰非  
述公之訓而引之於無窮者耶績著封疆名荷天寵金

如粟馬如羊人以此服公之贍玄者華沃者鰥人以此  
信公之瘁今而後行將舉數十年斲裂未盡之命脉需  
靜者一日之休養而窮陬荒徼外舉手加額者歲歲不  
知其幾所謂壽其躬以壽天下固在斯與又不獨我二  
人一時之私祝矣

代壽鏡湖趙太翁八十序

造化全盛之氣篤于一人而泄之為祿位名者復時積  
之而為壽其于壽秋實也而于祿位名猶春華也嘗見

桑樞茨櫚之下顰眉素髮者無心益算而登之有餘更  
二三貴人百方導引假一長視而不可得此無他覲其  
秋實而併戀其春華其于兼之也不已難乎乃曰造化  
忌盈夫造化又何與焉故惟無意歛福者為福之所湊  
亦唯無意躋壽者為壽之所凝鏡湖趙太翁者大中丞  
蓋菴公憲副某公之尊人也中丞秉鉞時于予後先相  
屬而予適待罪閩中獲與憲副公朝夕親善立身居官  
皎然無二茲又將以其餘澤我粉榆矣余無文未能闡

翁一二竊幸尾兩君有以習翁之概也平生溫夷柔樸  
未嘗有乘人之氣與色弱冠工文有聲將以發抒數世  
之鬱抑而竟慳一第翁于窮達之際無纖微絀懷終其  
身燃藜吮藿泊如也蓄極而泄乃以有兩公之今日而  
不觀夫四時之變乎靡靡沓沓膩紫嫣紅百物之靈巧  
亦極矣而吾以為非其候也候在於草解木脫冰漸雪  
浪之一時世之寄身艷陽者見其泄而忘其所以蓄輒  
以之役其耳目移其性情不已惑乎翁迺縮腹菲躬質



素無改抑所謂無意躋壽而壽自疑不必歛福而福來求者矣兩君既位致通顯並志慮奮拔謀畫奇鴻所稱救時之豪傑於是焉在而醞釀檢柙懔懔不踰中人間其之官奚子挾圖書不滿肩而其與鄉人里塾羣而處也未嘗有幾微英露之色浮于顏面即諸子若孫亦靡不玉質和聲魚魚雅雅又加毖焉茲孰非傳翁之隱述翁之懿而引之於無窮者耶故有過其庭疑如穆如蒿萊掩徑門無雜賓者知其為翁之廬也窺其戶恬如謐

如伊吾乎其中而遊泳乎其外者知其為翁之居也接  
其人莊莊乎由由乎含馨飲酎者知其為翁之子若孫  
也是翁主蓄兩君主泄而兩君之泄也轉復為蓄吾準  
以春秋花實之數而知翁之蓄無已其泄也並無窮矣  
且造物于翁又將有異數焉今天下敝極矣如行赤暑  
中煩暍就腊兩公各出其心力破手為之而一稟之人  
情以酌其便稽之實效以考其成政如穉荅瓦礫一經  
點劑都成妙慧而向之枯腊待盡者透體洽膚真不啻

冷風之習習矣是翁平日以不可知之德善分錫諸子而兩君且歛數十郡之歡踊歌祝扶首加額者以奉一人其為八十不亦宜乎夫如是則八十又烏足為翁壽焉

祭沈太老師文

嗚呼瀛海古泓峰泖貯清孕靈毓異迺有殊徵扶祥挾否以光蹈履含德之厚歸於完軌方茂孔溫如彼初暎凝熙不耀萬釐來奔粉黼縉紳增華鼎胄得全全昌非

公誰受蜩宣甲化鳳矯鴻鸞佇者舞繡詎有艾馬繫胡  
朗淑方賁皇國不殫厥猷遽厭嘉福嗚呼哀哉木大根  
瞿山高基扶曾岐貞萋挺秀水途振藻公車蜚英墨綬  
十未一償載擴其後篤胤宗彛為山為犧廣孝作忠為  
廟大祺飛而夾力應龍斯翼直節清聲在其天域蠢斯  
浙人徼仁有隣惠借沄潤相望殷淪云何不愁滅澤難  
究先後袞袞儼然在疚吁嗟乎天胡不少延疇為浙人  
而多不全縞衣飲氣非特孔邇之失其天豈乏美祿美

祿以續裁其尺牘豈乏寵章寵章疊煌不克重光太牢  
乍厄玄雲與宅夜水琉璃南天卵色況我夫子時屬具  
瞻將換清切以展明賢今來讀禮誰作霖雨中外斗山  
徒虛倚毗某猥廁門下每稔所欽報李無玉裁桃有陰  
更聞小酉惜字如金青緗夜襪手澤朝深先河後海快  
我式矜冠映朝簪門聯駟駕開國承家益光而大知是  
達人堪慰長夜甘棠聿鮮庚桑未罷音徽雖邈典刑難  
謝嗚呼天篤世經巨類是承我寵受之何寔不庚煩寬

如茨皓靈若弭望空猶是鑒茲明水

代伯父祭華崧沈公文

嗚呼藏山於澤藏舟于壑舍故趨新亦其常理乃至天有五福士有百行粹然以生脩然以往如公者嗟難得而屢矣而余獨於此重有傷也維先人之於公也兄事之乃先人之背公而去也則不知其幾易寒暑也顯晦既而分歧心跡因之頓異斯亦締交之通懷往來之大致矣而公獨持此誼以終始提挈獎助意氣如新此以

知公之篤于先人無已時也維余早遭閔凶氣息纔屬  
趨走盲迷誰適為主寔稟一二長者之誨以庶幾無過  
今而髮既種種矣顧家業平單筋肉駑緩惴惴焉懼無  
以娛先人于永夜不敢候見長者何意姻媾之命自公  
申之豈非他人昧之於平日者公不忘之於再世乎寂  
寞故交中求所為破膽如公者不可得矣嗚呼出處者  
生人之大分死生者羣物之常期公之出也修途未半  
吏事贍舉而推引年之誼一擲而返又何其灑然也視

夫荏苒蹄輪偃僂金紫者固難以並論矣而如是以歸  
如是以迄於瞑所謂倦鳥投枝俟之而已又何間焉自  
今以往凡平日所慷慨而欲擔者給諫君行且盡述之  
以益勵于不朽廼紛紛鴻羽諸嗣君又計日以幾也自  
公詒穀其又奚憾於人世耶唯是興言疇昔渺若山河  
塚上白楊已堪作柱所幸典型未墜見公如見先人而  
今已矣不自知其心之摧絕也靈而有知尚其一為髣  
髴也耶哀哉



祭朱侍御文

代

嗚呼半晷話言旋作幽明之夢一樽歔歔難招楚些之魂有人之情不勝慟矣矧夫於國為典型於人為怙恃頌德者有餘歡索瘢者無纖齟如我公之遺跡而去也維官邪之弗肅也久矣卑者呈身自固寄齒賴于他人其才者挾隼登墉爭是非於門戶蓋無論為敢言為不敢言而於決擇去壅卒無關焉今乃益念公之披瀝也其官侍御也不啻其家事也凡所為大機宜大因革衆

所囁嚅而未敢出者不惜破手為之而一本之醇正以篤其概參之嚴核以厲其氣其去侍御也不啻其郵寄也枯蘭叢菊幾掩半生而公之色益腴公之神益邃盖自昔人所為沉湘弔沅未歌先噎者公考槃一室謚如也乃至鄉之人鄉之事有盡善者公欲言其不然而不忍也鄉之人鄉之事有未盡善者公欲言其然而不能也朝廷方以是重公冀收之於桑榆而公又往矣嗚呼觀神載形如車從馬車脫馬馳一時皆假苟些子未

徹五毒七情通為纏織至欲瞑不遽瞑而徘徊以休公  
之去也敝屣以遺之危襟以俟之濔乎如春雲之停空  
而秋潦之歸壑也蛻骨龍不死我何與焉其學力之晶  
瑩抑根因之夙植耶噫先人之並舉於鄉也味魚蘭茝  
之馨情叶編鐘之奏永言存沒邈若山河公弗棄予小  
子而勉其所未逮申之以婚姻自今以往予有目安仰  
有耳安放其為悲惋難得而縷矣所可慰者公之精神  
如生眉宇公之事蹟如翔塵寰維公有子魚魚雅雅固

將盡展所欲為而一楨之王國夫孰非不朽之似續也  
嗚呼公其奚悲尚饗

祭大叅王公文

代

嗚呼維公世德布蹤江左粉飾皇路昭宣帝則玉潤珠  
駢葩連跗接世載不隕英聲在茲孰綿厥緒公克弘之  
於暢風雷沈寥淵壑冬愛秋暉霞溶露薄剪冗披殘鋤  
刃待斲納筆攝麾百城攸摧俗號懷塲于公寔便分衢  
讓齒折訟推田春鷗具筥秋蟀鳴縑詔褒其美南曹是

銓抉剔糠粃蠹政如掃梁若精良握券而導盡瘁寔難  
羣蜚何早公獨怡怡弗替其初內署外藩玄冰素絲德  
宿宵映春雲曉敷江潭嶺表氓獠戶歌豈伊為霖澍其  
膏澤豈伊為陶暨其埏埴音徽空樹德望靡布吞不復  
宣湊矣遲暮噫昔先人邈焉夙抱塤篪合奏鐘律均調  
丹墀踵武清道齊鑣申以婚姻纏綿黼佩跡淪夷險心  
兼明晦猶具典型願言無墜數箭視陰瑤筆不再嗚呼  
本跋不搖乃果敷榮源流不溢乃儲甘清自公貽穀儉

歲寔登忠為福本信為順楨蘭咳叶籍吐致施英擷芳  
上國玉價珠聲伸翊翊將篤而貞嗚呼尚饗

祭孫母潘宜人文代

人世之福有五而近之者莫不有道焉以既其終始當  
夫纂華襲吉外內休融纍簪綬而世祿翟固衆所艷為  
不易得而朝旭既升風雨奄至則又未嘗不歎年運之  
流駛榮替之無常也譬青陽赴節駭綠紛紅終不若筠  
桂之姿貞萋冬夏人與人殆自此遠矣夫人生長華族

性兼淳茂推誠引愛寂然以和在貴不盈其節居貧克任其躬此其致福有本也相夫子綜治中外身處膏脂不少私其緘篋迄於暮齡猶集家人輩手親緝績此其操作有紀也生子也材固將盡展所欲為而壹貞之珉石其海外三珠樹與此其慈訓有方也板輿有待而夫人曾不少須其為悲惋可勝言耶嗚呼人世已矣去者奚悲來者孰慕浮濁短曜不足寘懷知夫人之灑然於斯也唯是蔭之以振振翊翊不僭而不忒蛻之以繩繩

蟄蟄磊落而英多固所為備五福而得以既其終始者也夫人真可以瞑矣自今以後凡先世所鬱忱而未吐者諸嗣君行且盡述之以歸烈于夫人則皆夫人不朽之遺余誼在猶子將拭目以俟焉故不欲與諸嗣君悲一時而更酌夫人以萬年也嗚呼尚饗

祭孫母潘宜人文

代

嗚呼止善呈祥延和集慶素魄晨流德宿宵映誕膺母儀毓質惟靜體龍襲蘭椒神潛淵鏡奉榮維約承慈以遜



克贊夫子寔總其勛內署外藩身餌膏脂衣無重襲味  
絕甘腍持冰嚙壁及爾無違君子不忒疇敢渝之爰及  
桑榆如福既備淑慎有加恭勤靡墜靈明炯如形不為  
瘁雖有絲枲無棄管蒯維子也材騰蹕九衢將奮而伏  
以篤其儲質文外炳言行中孚葩連跗接致用匪殊鴻  
慈待叩天不憖遺昭昭白雲日浸以暎嗚呼哀哉德範  
空存音徽同布啼鵲先鳴苕華易暮母亦何心翩然去  
來瞻望弗及寔疚予懷維母有孫曰歸余子濡蘋奉膳

與禮終始非母孰詒亦既覲止不謂永隔遽失其恃淚  
容無飾質言無私將篤而慶以券異時靈而弗替庶其  
饗之

先大母沈太夫人行述

義渠艱阻備嘗始得一遇視大母屬纊之晨纔及期耳  
諸生時奇窮不能辦養歛已成進士窮無以異諸生秋  
冬間得倣依親例假還故里因以躬紉菴之役蓋嘗整  
冠佩肅拜堂下檐帷黯黯莫覩髮髯旁觀哽咽相視涕

零而義渠愴然以悲更惕然有動也曰而不憶夫呱呱  
弱息趨走盲迷笑啼無主挈而置之懷內者何人乎月  
夕霜天啞軋聲與伊吾相間卹動伺怠有一味之甘割  
而分之者何人乎爾時之情境奚似而不憶夫愁疾沉  
綿委頓牀蓐癢則摩之痛則撫之自姑以茶而飼孫以  
飴者何心乎見義渠蚤庠則驟然啟齒遇小試高等輒  
為開顏者又何心乎爾時之情境奚似而義渠殆如夜  
得明如嚙得醒矣從前依依戀戀宛轉膝前之歡趣皆

先大母不忍言不能言之苦趣也今日即能言之而至  
心實行有出耳目外者似未能舉其一二則將言其所  
以事曾大父大母者奉盥移茵晨昏即序宗黨之所傳  
以為儀者也既聞之矣則將言其所以事大父始終存  
歿者炯炯一綫九原可質凡在親知且歎且羨者如一  
日也既聞之矣則將言其所以持門戶恤姻屬者寧厚  
無薄寧寬無逼婢僕之長年者猶能縷縷也既聞之矣  
即以義渠晨夕之所警咳二十餘年之所記憶貌習之

溫如也謚如也默坐一榻雖家人罕伺其喜愠而中有誠然者猝未可以他故奪又何其莊而懔也晚歲喜聚諸孫於傍弄藥爭花未嘗暫息則一顧而神怡臘日具觴環侍而脩食焉則再顧而神怡獨於家門興替之感不無默默關心見一善則亟為子若孫勸見一不善則默為子若孫防往往述先世之苦行以作其勤又往往舉他人之勝事以激其恥所為以誠求而不必以勞率者大率類此至家庭一切難言之隱凡所以維護之者

周心密慮動出萬全爭其大而寬其細治其實而畧其  
文弛其外而持其內有非子若孫之所能窺者居平恒  
誦竺乾書而不欲溺情於施捨曰吾不以佛故佞也性  
不侮闇室而未嘗惑志于巫覡曰吾不以神道先也瞑  
之夕凡遐邇之訃至者無不感歎歔歔悵悵典型之已墜  
怨白日之浸晼斯其人何如者耶猶記辛酉秋義渠落  
第歸維時風雨蕭蕭寒不可忍從父好言慰之大母悽  
然曰汝此日終在但未知老眼猶及見否傷乎哉今已

矣期已相及而不能相待至丐報劉之一日邈如隔世祖之所以望孫孫之所効于祖者竟何如也抑聞之先人之所無而益之先人之所有而忘之子若孫均無所逭其罪茲所以報泉下而靡憾者則恃有不朽之言在

閔母臧夫人墓誌銘

閔指薪伯仲於予為重表兄弟其母猶吾母也生同里閔姻聯數葉母賢明仁孝諸大節以及言動舉止諸細務予得而竊聽之有年矣歿後三載是為戊寅之冬指

薪昆季將以明春奉夫人柩合窆于方伯公之墓因以  
其狀來示囑予一言志之予惟卑幼無以傳尊者宜辭  
迺遭失路之人筆墨類索未足為遠近觀美益宜辭然  
而知母之詳者無如予則又誼不容辭謹就行畧所載  
合之間且見者為誌焉按夫人姓臧氏鴻臚寺序班心  
堯公女湖廣左方伯閔紉絃公之元配也臧為雉城名  
家世垂壺範夫人端靜明淑鍾自天性五六歲時口授  
內則女誡諸書輒能了其大意針紉組繡巧踰素習言



笑坐起儼若成人姻黨識者咸知為錦綸文翟中人矣  
其母即贈太子太保閔櫻圃公女一日隨母歸寧毛太  
夫人見而愛之遂通兩家之好以其季子委禽焉年十  
三執母氏喪號泣盡哀跪拜成禮心堯公撫子女素慈平  
時寬于督訓乃夫人自母喪後言益加謹貌益加莊雖  
值月夕花晨從未窺閤外一步此其至性有過人者已  
而心堯公再娶于閔即今大叅公閔符婁姊也夫人事  
之如事其所生繼母字之亦忘其非已出尤為親知中

所罕見云年十七歸方伯公公爾時專治舉子業性尤  
豪宕一切生產置弗問凡銀錢出入門鑰啟閉悉委之  
夫人夫人蹶蹶瞿瞿夜以繼日未嘗有倦色惰容以是  
大得太夫人懽心更能出酒脯佐讀書之勤脫簪珥解  
周親之急公繇是志意亦自奮拔無絲毫艱窘拂意之  
事絀其胸懷皆夫人力也癸卯公舉於鄉丁未成進士  
初除刑部主事夫人從之京邸恒勸公慎簡刑獄無恃  
明敏之才以人命嘗試公亦時為心動凡所讞決無不

再四低徊澄神靜察期於當情合律而止未嘗輒以一  
時喜怒高下其筆也以故終公任刑曹數年不知經其  
手定幾何案後來訖無稱冤者辛亥公以秩滿出守汝  
寧夫人纔抵任所立敕諸綱紀授以繩約內外整截門  
禁肅然歲時餽遺之牘公必一一持示夫人夫人勸弗  
受公乃喜曰吾今得一意修潔無復以溫飽璫談浼我  
耳亂我心曲矣會太夫人病背疽信至公與夫人憂皇  
廢寢食勸公乞身歸省太夫人聞而弗許遂不果行夫

人默禱虔籲願以身代者數四形神為顛既聞太夫人  
平愈勝常而後釋然喜也乙卯公遷南韶憲副庚申再  
轉中州大叅宦跡所至善政屢聞循聲日茂豈唯公才  
誠兼至蓋亦有相之者焉維時嶺南水勢暴漲傾頽彌  
望流殪載路公見之夫人從旁祝之曰人漂搖而若且  
安處乎人蕩析而若且保聚乎因之庀材鳩工扶傷吊  
死公部署不遺餘力荷其生全者幾萬家矣比任中州  
時間謀甚亟檄動王者數至僚友無敢肩者公任之夫

人從旁促之曰受若職而不圖致若身乎食若祿而不圖分若憂乎因之簡乃士卒峙乃糗糧公部署不遺餘力匝月而諸事就緒人人鼓敵愾矣歲辛酉舉監司堪治兵者朝廷以邊才目公敕備昌平會敵入廣寧沿途風鶴公駐節德州躊躇未行夫人謂曰君平日遇大事輒斬斬能斷茲所以左右顧者知為母老在堂亂方寸耳今以後凡姑之事我願殫心力任之陵寢重地君弟星馳料理公爾忘私可也公聞而歎曰吾今乃可矢志

靡盬幸免將母分憂矣遂單騎而北夫人率子女南旋  
晨夕祇事太夫人一七一嚮必親調以進伺聲察色未  
嘗離左右即所稱三日新婦何以加焉癸亥之春公遷  
湖廣右藩便道歸里而太夫人已病公與夫人卧不貼  
席衣不解帶者浹月病竟不起會臧心亮公亦以是歲  
終於家夫人連遭兩喪推毀踰節幾於骨見衣表矣丙  
寅服闋公仍補楚轄夫人偕行偶食湘江魚族停箸不  
舉者移時曰此昨太夫人所嗜也曩時每遇四方難致

之物千里緘寄十數年如一日今可得乎與公泣然者  
久之已已公患痰隔之症醫藥罔效祈賽不靈夫人計  
無復之刲股以進者三卒無一驗豈修短有命彼蒼漠  
漠固無從邀其響答耶所難者荒迷失次中猶不欲以  
地方賻贈舊例抹公水壁素心日夜望長公次公至即  
促裝扶櫬登舟曰未亡人安用是長物為其以傷吾泉  
下志也自是居家忽忽不怡雖歲時伏臘子媳盈前眉  
際仍帶慘悴之色經年未嘗輕為見齒唯於沈倩蒼嶼

公報捷南宮時撫女背輟然一笑再於季嗣同生登賢  
書時對親族賀者笑語致謝而已丙子五月遘疾危篤  
彌留之際親屬環守牀次悲淚相向夫人了無怖容呼  
女婢掖起更衣念佛數聲而逝其去來灑然情塵不染  
一似夙具根因者然非託跡空門者所能彷彿其萬一  
也夫人生於萬厯丁丑六月初一日沒於崇禎丙子五  
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去初度設帨之辰僅十日耳長子  
燧郡庠生娶陳氏次舉太學生娶姚氏次肅癸酉舉人



娶胡氏繼陳氏再繼孫氏女五人孫四人孫女二人嫁  
娶皆聞人望族詳載諸子狀中予乃綜夫人之始終而  
論之大率其事姑也色養多於趨承其相夫也靜好多  
於莊敬其課子教婦也慈顏多於正色其恤嫻睦族也  
摯意多於靡文里中以此稱全德焉今一門之內敦詩  
說禮孝友淳篤衍後日無窮之緒繩繩未艾嗚呼孰貽  
之哉若沾沾以見在科名方來福澤為足以瞑夫人則  
亦淺之乎視夫人矣爰作銘曰

天降岳伯為國寶臣辰彼碩女令德來嬪從宦四方隨  
地施仁雞鳴交警勵志松筠稱婦三紀羹湯必親四膺  
寵綽退讓逡巡晚乃事佛割愛離塵脫然蛻去宛證宿  
因何以貽後一脈振振何以事往同返天真玄宮斯閔  
神理未淪川移谷徙視此貞珉

几山閣詩草引

丁卯之春予有事荆郢借憇几山閣中覩其位置花石  
楚然雅潔為之霽目恬心少却塵澆因檢其壁間題咏

之什彼倡此賡應接不暇徵其人則皆樊山之宗英也已而獲交玄素先生玉色和聲霏映四坐翊翊恂恂視韋褐又如嵒焉聞玄素平居泊然無它嗜好意之所目之所涉口之所拈皆詩趣也甚而家人讌集之地友朋歌舞之場皆詩課也以至江山之眺聽花月之流連世態之堪笑堪悲風物之或明或晦皆詩意也今其詩具在受而讀之清不至癯華不至縉大都擅溫李之情而振以王孟之骨雖未及盡披其藏譬嘗鼎一臠至味

自出予因而感情才之受錮於世系不少也自昔蘭陵  
鄴下作者如林幾奪寒士之席至今艷為帝胃中一段  
佳話即才江長吉輩猶稱唐諸王孫孰云芝草無根醴  
泉無源我國家醞釀培植既非一日矣將必有挾其質以  
經世耀其文以名世如所稱蘭陵鄴下者特雕蟲伎耳  
自此曼乎遠矣予蓋以玄素先生之人之詩知之以樊  
山諸名彥之人之詩知之也

一經堂小題義引

司空表聖之言曰自知非詩詩未為奇語典而旨微此  
可與文通者也推小題義者首巢窟亞飯等篇憶童而  
習之擺落無地人愛其死者不愛其活者酸脣腐頰稱  
肉量骨士維魚矣又何言哉人非孔墨未能巍然格外  
全盛之氣注射少年凡所對遇灝灝眉眼排蕩心魂苦  
不可忍擘筠鬪紙十未領其二三恨光景時時逸去不  
受囚鑠煩冤辛切當何似也稽諸色態隨想不同閨雨  
輕陰穿窗落日鶯店語怯蝶寐魂移縮翠拖紅零鈿敗

屬叢散羈鬼愁顫春閨悄悄瞠瞠霏霏瑟瑟陷朱公之  
淚荆聶無腸慘玉姊之魂荀卽寡韻遮槿艷于青燐輾  
春陽于午院瘖者能口跛者能走稚者能雅韻者能醜  
自昔才人亦各媚其意耳將不畏天罰耶頃余客溪上  
遇自興最蚤因獲交于子鵬調甫幽悱冷艷中置忘歸  
咿啞相向韻停落月每一闌題率爾而止條理香澤匹  
配勻治摩詰之澹也長吉之嫵也昌黎之獐也三人自  
詭其中分而踞之曾無忝于先輩亦遲媚于騷人拭粉

塗箋留香守蠹苔陰低午光霏書帶之傍硯水微漸韻  
雅金罍之側如過黃陵祠下艷魄單飛置向商山館中  
清歌細曳

刪補文致小引

虎林劉越石撮其文之輕勻細麗筆手俱妍者貽諸同  
好題曰文致余從枕上讀之如嫩苞初萼光翠欲浮稍  
為剪其陳者併汰其韻味之短率者隨意中所及次第  
詮之時增飾焉而余因有慨於數十年來詩文進退之

變也嘉隆以前人尊一經未曾眼百氏書如奸聲偽色  
噤不敢道後乃稍稍知習風雅而一時悸心豔魄之語  
猶遜謝弗居邇者剗日繁見聞滋廣佻而元史而宋  
靡而六朝中晚諸家以暨地志山經陰符鬼律種種石  
室之藏靡不妙析幽微並標靈異而向之禁不敢出者  
悉挾為故物且蠲為賸說矣其甚者出之以險激而薄  
劣不振者文之以天斜風氣所侵撓奪功令吾見元和  
會昌之體與啼粧義髻並煽一時而唐之為唐何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三

然則是編也不廼附之備乎蓋予倦遊醫部百慮都捐  
讀書不求甚解抑所謂笑牒言鯖足添腹筭差不敗人  
意耳

古心菴募緣疏

嘗見十室之內不廢精藍數錢之施足稱檀越外書所  
謂冥契神交內典則為善友知識而且寘菴捨宅以尼  
代僧無亦念識塵所結女人之嗔愛特深根性為昭閨  
閤之機緣較捷舉其末以接乎本花不着身造其質而

先以文風自行水撥厥旨奧難得而詳廣殖福因差能  
為喻吾里古心菴之緣起陳氏以冥通著蹟神寄有無  
之間蓮師以真實闡宗志超生滅之界晨燈夜梵如喚  
渴夢之醒月架花明莫繫逝駒之影迫茲纓鑠如在樊  
籠敢借清涼之規暫豁無明之障千楹未見其少數椽  
孰云其多固將聽鐘聲而致敬尋香馥以生心覩尊儀  
而洵仰搗灋軸而忘疲者也凡我有情共茲慈惋勺水  
盂飯悟香色之頓殊一釵半銖識寶光之未墜所謂刹

那之善遂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是在仁賢心最之耳

募建圓證寺佛閣疏

凡世間有為之相一切偷心任運不得自晨至夕牽率未休而學道人亦復有竹木薪水之苦孟鉢之勞願與檀越助發慈懷太慧有言不許起心管帶起心則病矣管帶固不以為病也譬一身終日與人對面鋪啜諧笑位置宛然所謂喫飯著衣何曾有些子干礙耶精進者

自得之我湖近質而慳于緣以故蘭若棊置不甚偉觀  
而亦少曼鬢麴生之穢至乃清淨僻寂無踰圓證坐具  
中居然有伊人一方之想也近智巖為某上人高足澄  
心密行礪以芒刃堂中條件如昔時而加毖焉幡動交  
蘆鴉啼海梵真足披曉夢而浥恒沙世所艷千偈瀾翻  
者猶玉曜而瓦質也靚供之所楹廡取次不支搜其蠹  
蝕裛以新材可成一閣展心論于未晦駐槿豔而長明  
此舉殆如瑞矣費不甚廣而片椽寸瓦皆上人之願力

為之出世。人自少不得此種管帶。獨思吾人流浪多識。  
中蕙死。蘭枯。腰鐮何有。絲絲相掉。只在底處耳。盂飯勺  
水。衆生各有緣。湊而大士獨無交涉乎。語曰。中流失船。  
一壺千金。是可念也。夫

題寂觀上人冊

自宗教二派分而後之。演其說者。各護其門戶。以為依  
皈。所謂傳也。夫傳字不傳。義傳聲不傳。音千萬人中。如  
將有意乎道者焉。若方諸挹水于月。覓所為自體。不可

得則固已傳之久矣叢林之有住持象教興廢實因之  
世僅以軍持水田相付者古所云粥飯僧其無足異若  
弁之圓證寺風骸相摧寶池欲裂夷于茆杞者蓋百餘  
年三上人固從三祖五祖山氣脉而來者徘徊瞻禮正  
如十指燒殘連心惋痛出其精勤之力一時人士始知  
有所謂宗門者上人殆所稱三孝子矣乃至戒具嫺肅  
供頓清饒似難其選後延覲西為主持而堂中支應日  
繁四方郵寄者各厭所欲而去尋常飯器香色頓殊委

落旃林雯華霏結此豈一廣長舌所能施也繼覲西而  
拄錫者今為寂上人固以闡性相之宗伸讚唱之義於  
是焉在不必證為某師某弟子也波痕月影指點皆真  
寧復可譜之而傳耶彼以門庭樹幟者則世之所為衣  
鉢已矣但澄心獨了者率厭苦世相離種種常住之我  
而更思一清淨灑脫之處何其滯也上人其亦有感於  
諸開士之弘願教乘之興衰勉事此一段因緣已

楊貞復評釋楞嚴經跋

自像教東流一時旁行之書幾徧方內數傳後燈分派  
別若不可詰而理絕根尋本來無二蓋人人知有楞嚴  
矣第以河漢之言契妙明之旨往往難得而詳貞復先  
生以再來人行出世諦其於楞嚴圓覺等經悉受諸家  
詮釋而畧為刪潤字規句範文理曉然所謂以眼施人  
此其一斑也夫禪悅之味余何敢深言而一稟之先生  
以庶幾不謬則余所多幸也若夫見性者共其高深棲  
情者獵其藻蔚政如跡有短長隨人心念觀者當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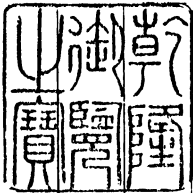


之耳

代作呂氏春秋跋

周之季以言豎不朽者亡慮數十百家而呂氏特著呂氏一賈人子而能出奇贏之緒業與管商諸人分踞千秋之席非唯狡獪使然抑其理與其辭信足觀也渭南以一代妙手晤作者於千載之上煥若披面而呂氏之精神始出但訛啗相仍朱黃失序雙言檢之下良用缺然偶從諸大父遺篋中窺其所藏呂氏刪本得受而讀之

蓋將萃諸子之長以脩一家言而未獲既其志茲猶鼎  
之一鑊也夫前人所無弗敢益前人所有弗敢掩凡以  
述其意而止以是廣之四方也其可乎謹跋



凌忠介集卷六